



退耕錄卷之十六

天台陶宗儀



宋泰山王質所著雲韜堂紹陶錄錄中
首載栗里華陽二譜惟先生之大節
高風流播千古而質者乃能次第其
出處作為年譜且以名吾書紹陶之
志是可尚已遂錄于此云

書陶栗里譜

元亮高風發於宋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

晉懋著勲勞自宋武帝受元復馬逆
揣其抹流即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
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居
世地色言俱僻而吳運為武帝秉任
最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
過虎溪而却灵灵運不入蓮社幸心
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與元三年乙丑晉哀帝

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是

帝文軌名命子詩云於穆仁考澹焉
虛止寄迹風雲宜茲愠喜陶氏自侃
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衰故風多流亂
岐蓋折翼之祥斧之旁派傳淡傳君
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女
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
可言者

大元元年丙子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早世

我年二六

大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
始室喪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謂夫耕
於前妻鋤於後當是翟湯家湯在矯
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

大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婦田園詩云誤落塵網
中一去三十年初為州祭酒當其在

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裡復得
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晉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
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
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詩後
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
游戀所生父為人度不肯適都當是
已舍單行見還旧居詩軍僚差強郡

吏故云時來為冥會婉志憇通衢投
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遊斜川詩云開
歲倏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
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月適江陵
有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番潯陽
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間
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

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
詩書敦宿好園林无俗情如此捨此

去遂一至南荆

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
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
報江陵時父在祭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
詩當是自江陵歸祭柴復適京都宅

憂吾家思溢城故有懷古田舍又云
良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
云寢迹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者
也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儷仰四
十年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
多所耻遂尽分然界終死歸田軍當
是在壬辰癸丑為州祭酒之時所謂投

來去季仕又云冉二星氣流亭二復
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為建威參軍使
都涇錢溪詩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即
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威中經惟
夏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尚
未歸琴桑還日居詩云疇昔家上京
六載去還歸往來時經鄉閭不常番

稍成疎故云

阡陌不稼旧邑屋或时非履歷周故居
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室十
一月有婦去來辭九月家番紫桑身
往彭澤至是免屏當是不堪軍役故
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
定心惴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
以為酒少日春然有婦与之情平生
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

情在駭奔自免去賊是歲刘將軍錄

尚書

義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孥程氏妹文自乙巳
至是所謂服制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

義熙四十年

義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穫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

粒委務考槃山陰晨未上桑夕聞素

琴當時司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祭詩云素何五十年卒官

未歸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

暫為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與子儼詩疏云年過

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

復欣然五六月北窓下卧遇涼風暫

至自号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濞田舍穫詩云曰

為北來三四星火類當是得此在癸
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僂倪六九年召
為著作即不應是歲宋公為相國時
也

元熙元年己未晉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為江州伯造不得
見遺其故人雁通之茅齋酒於車道

栗里邀之即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
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无酒休元
餉之有九日間居詩所詩秋菊滿園
時醪靡至當時未獲所遺休元在江
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己巳至
丁卯訖死未嘗飽適獨暫為休元入

州

永初元年庚申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召至都為額

延之連挫義熙間檀詔為江州邀續
之在城北講禮讐書有示周掾祖謝
詩云馬隊非講肆按書亦已勤又云
但穎還渚中從我穎水濱江城尚不
欲周往矣况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
和劉柴桑詩云挈仗還而序
又云春醪解飢飶其還以春有酬劉
柴桑云嘉穗眷南疇又云慨然知己
秋

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序移南村有
稷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朝夕
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叫酌之近居
殆為遺民之徒尋還西序渡相距亦
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
義之時來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
似縣令劉或嘗為此縣存此呼或有
命不為猶續之嘗命為抚軍泰軍不
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為宰

者語皆吟文非熱官丁紫桑詩云秉
直司聰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
詩鍾情於劉過厚於用遺民自隱之
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君與周
劉号潺伏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是
歲宋武帝踐祚

景平元年癸亥南陽王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為始安過潺伏日
造飲酣醉臨去畱二萬錢悉送酒家

相知久間驟見益摧延之未審何時
來紫桑所謂自分居及我多暇伊好
之洽接簷隣舍當時不詣劉穆之之
時又未審何時去紫桑當是為豫章
世子參軍之時據誅參傳畧見

元嘉三年丙寅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為江州時抱羸
疾多瘠餒往候饋以梁肉不君拒之
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无射
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
郊當是抄秋下世顏延之誄云視化
如帰臨凶若吉華削弗嘗禱祠弗恤
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平生好談
帰盡蕭統以為知百齡之内居一世
之中倏忽

白駒寄寓逆旅与大塊而榮枯随中

和而板蕩豈巨勞於憂畏役於人間
最知深心形贈影答神釋本趣畧見
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應盡
便須盡无復独多慮惟患不知既已
洞知安坐待死夫復何言杜甫許避
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書陶華陽譜

通明高風奔於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
父皆食宋祿身又生宋代自齊高帝

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益退藏平
時以師待君然大節有定操豈復以
息禮推移暫至丹阼應簡文之命不
少至京都慰武帝之懷抑何甚堅忍
壯年果於遺世炤之審故判之不疑
譜具左方

孝建三年丙申宋世祖

君生於丹阼秣陵今元上縣治村是母
郝氏夢兩夫人持炉香來前有娠今

世為君再世為孫思邈兩世肇啓於
郝故其兆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
盡還入人趣植根弗允受形亦異生
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極陽日恣稟純
陽爻起飛心累功積行竹當益高推
佛言忝君迹畧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當持教畫灰孝書

泰始元年乙巳宋明帝

君年十歲得着洪神仙傳即有志養
生語人仰青天睹白日不竟為遠及長
博讀書遂解文武諸伎自後天文地
理人事虽至淵妙咸臻底極當時已
罕傳歷年愈遠行世寢稀梁傳所載
九種今傳惟四種縛有志无无八種
傳无志有五種本草後人增考正益
詳間与集注差異

元徽二年甲寅宋蒼梧王

君年十九蕭將軍录尚書引為諸王
侍讀故事止典文孝无他務除奉朝
請故事止奉朝會請召本不為官虽
在宦途亦居靜地及求縣乃不遂錄
執可見

永明十年壬申齊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脱朝
服挂神武門去止句曲山体即輕捷
性嗜山水所歷必吟咏盤旋不已語

人吾見朱門廣廈雖適其華舉而無
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澤知難立止
自常欲就之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
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亦緣執使然
此語甚真是事先有根次有緣次有
執相符乃入所謂道生之德畜之物
形之執成之惟難契故曠世而難就
也

隆昌元年癸酉齊鬱林王

君年三十八沈約為東陔屢邀不至
自棲句曲不出所謂徧歷名山求訪
仙藥或未然一至句章禮育王塔一
至丹陔應太子召他適皆无考又言
往東陔從孫游岳授符籙經法亦无
考惟楊羲灵宝五符傳句容葛繁二
以傳陸脩靜陸以傳許翮二景歌東
陽章臨民出都遇得以與孫度所得
止在秣陵句曲之間非遠適而後傳

也

永元元年己卯齊東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白曲築樓高三層身
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与
物遂絕不娶无子宅眷亦不通先断
此根可议他事特愛松凡庭院皆植
松聆響為樂閑独遊泉石此門忌濁
便清神仙上景多雲霞下景多山水
物多金玉色多紫碧他皆類是所謂

熟之春之覆之若欲成辦必加將護
天大要高塵換境為上

中興元年辛巳齊和帝

君年四十六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
戴猛之迎謁初齊末作水丹木之歌
至是授識文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遂
以梁建国後覆沒亦預言朱点己巳
詩暖朝陽重禱七元卒驗虽隱茅山
不卻人主詢謀中大通初獻善勝成

勝二刀度武帝狂陳慶之覆敗洛陽
好大之心寢後參會侯景大觸駭機
豈尽忘拔世者但觀時耳早慕張良
甚深黄石編書蓋傳真祕謀兵法其
間餘事推已及物亦致平緒術此門
隱除魔顯定乱孝道者問及君著水
鏡掘鏡當是早為豈挂晚念

天監元年壬午梁高祖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与遊及

大即位恩礼弥篤問訊弗絕屢招不出
画两牛一牧放水草之間一金絡頭
人執杖驅之知不可復致旁族季直
亦不肯事梁武帝嘗歎梁有天下遂
不見此人門風何由乃尔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積金澗泉石益奇无
蛇虎有佳木及雜藥初之青林及来
居皆自茂在句曲東壑

中大通元年巳酉

君年四十七遇異人宣闔以本草用
彝蟲水蛭之屬傷物遲一紀可解形
天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世傳闔自
青城來句曲先升以君聞帝錄其積
水之功化後為蓬萊都水監見仙傳
及拾遺甚畧今茅山相傳稍詳但微
涉異

大同三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隻眼或方夢勝力善薩
提善授記乃詣鄒縣礼阿育王塔自
誓受成世傳呂岩從鍾离權受劔訣
後二百餘年來叅黃奄惠南始竟佛
言不修正竟別得生理休止深山大
島絕於人境報尽还來散入諸趣晚
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師
傳當時佛教虽隆禪宗未開負竟以
大通元年至以是年天謁臺城十九

日度君不及相見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尅三日仍為告逝詩

及卒顏色如常香氣弥山華陽頌云

号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乃承唐

世將寶來圣庭化後一遇丁亥為陳

臨海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為唐太

宗貞觀元年升平之盛降古所稀至

庭當是此時

初隋文帝輔周以国子博士召孫思

邈不應密言後五十年有圣人出吾

且助以濟人宣政元年至貞觀元年

適滿五十年應命來見太宗官之不

受辭歸太白山夙素極類隱居宅无

種不類形有轉移神无變易自是至

丁卯独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歲至

丁亥

太宗詔至長安之時得八十七歲暮

齡有所容所以驚歎盧照鄰稱其自
謂生開皇辛酉當時已不信若小豈
得全童之稱博氏之召貞觀丁亥方
二十七歲豈得少容之嘆若言數百
歲豈得七歲弱冠之譽度思逸之生
適繼隱居之沒其為後身何疑提契
頌

又云重高倘或似謂簡文与武帝俱
非合終又云七夕乃扶胥謂武帝凡

七改元世稱推戴為策立侯景嘗為
懷翔鎮功曹吏至是募梁稱漢故云
扶胥所謂篇中字皆有義旨後人自
以篇中事求之則機萌一頌二十字
頌豈虛設矧又彰明業運頌又云濟
神既有在去番從所宜神既濟矣在
於何所華原孫氏即其所在也巳當
知佛言報尽还來及舍生趣生至確
可信識者更推之

清異錄二卷乃宋陶翰林穀所撰凡天文地理君道君志人事女行君子么麼釋族仙室草木花果蔬藥禽獸蟲魚支体作用屋室衣服粧飾陳設器具文用武器酒漿茗卉饌羞表塗鬼妖皆別為異名新說而藥譜一則尤奇甚因備錄之

藥譜

必彙清本良於鑿藥數百品各以角貼

所題各字詭異余大駭究其源底答言天成中進士侯寧極戲造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立別名因時多艰不傳於世余以礼求假錄一通用娛閑暇

假君子牽牛 昌明童子川鳥 淡伯厚朴

木叔胡椒 雪眉同氣白扁豆 舍九使者花

馘毒仙預知子 貴老陳皮 遠秀卿况

化米先生神曲 九日三官吳茱萸 燄霞硫黃

三閭小玉 在白 中黃節士麻 時中美 身雍

導河掾 猪 嗽神 味 削堅中尉 三稜

曲方氏 防 白大壽 吳 洞庭奴隸 杞殼

黃姜古 檀 劍綠真人 蕭 魏去疾 阿魏

禹孫 澤 馮 橐籥尊師 脾 夙稜御史 史君

雪如來 反 夙味團頭 縮砂 救肺疾 數

骨體元君 薛 苦督郵 董 調睡參軍 仁

黑司命 容 知微老 白 大清尊者 朴

既濟公 麻 冷翠金剛 石 脫核嬰兒 桃

澀翁 訶 勒 抱灵居士 香 隨代給事中 甘

斜枝大士 草 野 文 建代座 蛇

玄房仲長 統 義 藪生藥王 覆 盆 仁東來 川

石仲寧 滑 合門系事 安 息 隱上座 郁

水狀元 蘇 飛風道者 牙 畢和尚 華

金山力士 自 鹿射男 甘 冰喉射 薄

草東床 大 腎曹都護 胡 壽祖 威

水銀腊 輕 千眼泊 吉 延年卷雪 皮

玲瓏霍去病 香 黃香影子 梅 六停刘 五

顯明犯所膠出樣珊瑚木通中央粉蒲黃

瘡帚何首烏支解香丁皮洗瘡丹栲柳

海腊麒麟竭水磨橄欖子金令死名印地榆

無憂扇批杷葉鬼木串槐角黑漆星夜明砂

續命筒乾漆垂老古血沒藥清涼種瞿麥

羽化魁五加皮度厄錢連翹聖苑鬆香蓀

翻胃木常湯主山茱萸醒心杖遠志

玉皇瓜馬兜鈴偷蜜珊瑚甘中德兒杏仁

混沌螟蛉寄生永嘉聖脯乾姜紅心石赤石脂

藥本灵脂靜凡尾刺介正坐丹砂附子

迎陽子兒絲子山屠黃蘗脾家瑞氣肉豆蔻

甜面淨蜜陀僧剔骨香青皮疾宮辟歷半夏

玉虛飯龜腦鎖眉根苦參黑龍衣鱉甲

小帝青青鹽百辣雲生薑緩帶米麥蘖

半夏精天南星夜人金推黃沙田髓黃精

死声虎大黃少昌明草烏草兵巴豆

巢烟九助烏梅百子堂小果皺面还丹人參

琥珀孫杉脂賊參齊危不死麪茯苓

火泉

竹歷

比目沉香烏柔陸續丸

蔓刺子

地白

瓜蔓根

天豆

破古紙

滴胆芝

新羅白肉

白附子

庚香嬌丁香

破關符義不

玉絲皮

杜仲

血櫃

牡丹皮

川元蠶

九女春

鹿茸

百藥綿

黃芪

英華

廷紹

通天拄杖

牛膝

赤天佩

姜黃

丹田霖雨巴載

百丈鬚

石斛

飛天蓋

旋覆花

安神隊仗

麥門冬

鄆芝

天麻

錦綉根

芍藥

草魚目

薏苡

茅君宝篋

木香

對陀堊

桂

鍊形松子

柏子仁

茅頭豹子

紫胡

丑寶

牛黃

肚裏屏風

九畹氣

澤蘭

女二天

當歸

大通綠木香

旱水晶

珊瑚

還元大品

地黃

兩平章

死冰

白僵蚕

一寸樓臺

蜂窠

三尸以歸

無情手

硃砂

披羊團

麝香

綠鬚姜

細辛

笑壓金

勇名

走根梅

乾薑

八月珠

銀怪德星

山藥

理光烏藥

良姜

樞聖

華搗

破軍

大戟

吉祥杵

桔梗

金母脫

搗附金

綠子檀

茅香

良鑿

七首

產家

大器

滴金卯延胡鬼丹 盧會 宜州橘 白豆

瓦塊斑貝母孝梗 知母 万金草 紫苑

秦失蔞梨 西天蔓 前胡 蕨臣 卷柏

五福膏 白欬 保生散 藁本 穢奴 狗脊

弄腦諸 百合 備身膏 羌花 帝膏 蘇合香

玉灵斤 石膏

宋馬永卿嬾真子录云古人重譜系故
虽世胄綿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
云天集有漢春于隱侯燕之隱侯運

當攀尾抚劍風迈顯茲武功泰誓山

河啓土開封按漢功臣表開封愍侯

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帝

与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春 若盤

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泰誓山河

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

其一也又云

鹽二丞相允迪前從渾二長源鬱二

洪柯群川載道藁條載羅时有語默

運同隆密此蓋謂青也
功臣表開封愍侯責封十一年薨
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所謂
群川衆流時有語默運同二十八年
隆密以言自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
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不載世家
狹於此見之後世屢經亂离譜集散
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
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玉臺詩入門時左雁但見双鴛鴦
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野和薔薇
歌仙機軋、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
行詩皆用七十二不知何所祖

退耕錄卷之十七

天台陶宗儀九成

宋番易張世南宦游紀聞云辨博書畫古器前輩蓋嘗有書矣其間有論议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搨是四者各有其說今人皆謂臨摹為一殊殊之知臨之与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摹之若臨深之臨也

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宛轉用
筆曰摹
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
儼如鮐角毫釐必見
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
光摹之
辨古器則有所謂款識臘茶色朱砂
斑真青綠井口之類方為真古其製
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

雷紋鱗紋細紋粟紋蟬紋黃目飛廉
饕餮蛟螭虬龙麟鳳熊虎龜蛇鹿馬
象鸞夔犧雉鳥双魚螭如如意圓絡
盤雲百乳鸚耳貫耳樞耳直耳附耳
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
穉草瑞草篆帶若蚪結之勢星帶四
旁飾以星象輔乳鐘各用以節身者
碎乳鐘各天乳三十六外復有少乳
周之瓶夔双夔之類

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
雲雷鐘鹿馬洗鸚耳壺之類是也如
有欵識則以欵識名如周叔液鼎齊
侯鍾之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鐘大
曰持中曰罍少曰編鼎尊壘彝舟類
洗而有耳曰盥音酉又音用中尊器也
有攀蓋足類壺瓶爵斗有耳有流有
足流即觥也卮解之致切酒觴也角
類彝而无柱栝敦簠其形方簋類鼎

而矮蓋有四足豆獻牛偃切无底甌
也錠徒徑切又都定切竿觚鬲形製
同鼎漢志謂空足曰鬲鍤有宥切玉
篇云似釜而大其尖類小瓦而有環
盃尸戈切又胡卧切盛五味之器也似
鼎而有蓋有觥有執攀壺其類有四
曰貝曰匾曰方曰温盥於含切覆蓋
也似洗樣而腰大有足有提攀甒蒲後
切類壺而矮鋪類豆鋪陳薦獻之義罍類

金鑑盛水器上方如斗鑊底如夙窠下設
盤以盛之西代支切盤洗盆銷呼玄切類洗玉篇云十盆也杆磬槁鐸征類
鐘而矮鏡戚鍬飾物有柄者節戟戈
矛盾弩機表坐旂鈴刀筆杖頭躡尾
宮廟乘輿飾云鳩車豈戲切提梁龜
蛇硯滴車輅託諫之屬此其大學雜
於尺備然知此者亦息過半矣
歛識乃分二義疑謂信字是凹入者

刻画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
臨之与摹各自不同也臘茶色亦有
差別三代之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
月寢久其色微黃而澤潤今士大夫
間論古器以極薄為真此蓋一偏之
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
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百年前勻
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
而燂須自然古色方為真古器也其

義自見

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鍾鼎彝器辨云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
商器質素无文周器雕篆細密其固
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独不然余嘗
見夏琚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
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
窳以其刻畫者成凹也銅器入土千
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

乘信器翠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
三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斧痕則是
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
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
前今人以此二品体輕者為古不知
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巨減
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
為水土蒸淘易尽至有鉏擊破處並
不見銅色惟翠帛徹骨或其中有一

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而不可以
滅也

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番傳人間色
紫褐而有硃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
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
愈見偽者以漆調朱為之此則易辨
也

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上古新出土尚
帶土氣久則否若偽作者熱摩手心

大以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斂紋亦
不同識乃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鐘
鼎夏用鳥跡篆商則虫魚周以虫魚
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
國隸書晉宋以來楷書唐用楷隸皆
可考也

三代用信識謂之偃蹇字其字凹入也
漢已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
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

易為決非三代物也
欵乃花紋以為飾古器欵居外而凸識
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欵有識商器多
无欵有識古人作事精緻工人預四
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
器欵必細如髮勻整分曉无纖毫糝
糊識文之筆畫宛如仰尾而不深
峻
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无纖毫糝

糊

此蓋用銅之精者并无砂顆一也良工
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為
三也今設有古器欵稍或糝糊必是
偽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白容器非
古物

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
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
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欵黑虽可愛

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
見
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偽古銅器
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是
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自然後以醋
醋調細研砂朱筆蘸勻上候如臘茶
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臘茶色
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
即变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者

也

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為水
銀所覆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
新銅聲濁而闕不巨逃識者之見古
人惟鐘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
盂寓戒則有識他器亦有无識者不
可遽以為非但辨其體質款紋顏色
臭味足矣
夫二書之論銅器固以繁然具備然清

修好古之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事以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欵識法帖及重廣鍾鼎韻七卷者其本實錄也
宣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德孺堂集古錄黃魯直觀餘論董道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之以經庶可言精鑒也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冲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碑鐫其上

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章云石敢當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碣石買石惡却石制皆為石氏周有石連奔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石國敢當所向无敵也據所說則世之用猶此亦欲以為保障之意
其國人問王俗謂不通時宜者為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緇白紵衣蓋出此

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王侯公
相士庶婦女捐金妝嚴以正福利者
必歲无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体无
所倚着人君有道則至其国
国初时尚可通一綫无碍今則不然矣
按翰林孝士程鉅夫瑞像屢碑刻云
釋迦如来初為太子生七日母摩耶
弃世生忉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
遂昇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国王自

以久失瞻仰於如来欲見无從乃刻
旃檀為像自捷連尊者慮有缺陋躬
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
相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国王臣民
奉之

猶真佛焉及佛自忉利天復至人間王
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
佛稽首佛為摩頂授記曰
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後震旦東土也

廣利人天由是
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
年涼州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
蘇一其百七十三淮南三百六十七年
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
七年北至
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
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屢五十四
年丁丑歲三月燕宮火迎還聖安寺

居今五十九年乙亥歲當今大元
今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
孛羅寺四衆備法駕仗衛音伎迎奉
于壽山仁智屢丁丑建大聖安寺已
丑歲自
又仁智屢迎安寺之後屢大作佛事瑞
像計自優填王造始之歲至今延祐
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
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和騫寺往天

新竺国迎佛旃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
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極殿建齋
度僧大赦断杀自是蔬食絶慾據此
說又与碑文不同即今圣安寺所安
之像抑優墳之所刻欵天竺之摹刻
欵

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
入弗令履地然唐人巴尔集天春深

娶婦詩云青衣轉去声 禮褥錦繡

條斜

吉之永豐刘氏女天兵南下日為東平

王郎中宥所虜後王聞其父母兄弟舅

姑夫人咸在因致之歸且作婦婦吟

夜以送之

詩曰烈火都将玉石焚死生契濶憶中

分信言一絕思青鳥望眼双穿見白

雲殘日鶴鷁还有难北風鴻鴈正高

群新詩送尔还家去重續當年織錦
文吁固虽刘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
善仁人者矣
或者謂晉唐間人所画仕女多不画耳
環以為古无穿耳者然莊子曰天子
之侍御不义揃不穿耳則穿耳自古
亦有之矣

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為丫頭刘賓客贈
少樊詩云花面丫頭十三二春來綽

約向人时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後哺前小
食為點心唐史却修為江淮南後家
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頤其弟曰治教
未畢我未及餐尔且可點心則此語
唐时已然

今蒙古色目人之藏獲男曰奴女曰婢
搃口駝口盖

国初平定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

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為奴婢
又有曰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
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為驅者
有禁

又有陪送者則標擗隨女出嫁者是也
奴婢男女止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
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听然奴
或致富主利其財財候少有過犯杖
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願

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
乘付之名曰放良刑律私宰牛馬杖一
百毆死驅曰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
一百七所以視奴婢与馬牛无異按
鬮問礼其奴男子入于臯隸女子入于
舂彙
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
祖初无罪惡而世世不可逃亦可痛
矣

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
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
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人云家生
奴也則家生兒亦有所據

愠羝謂腋氣也唐崔令欽教方記云范
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開元二十
一年出內有安媚而微愠羝
張公可與者濟南人律身廉正持法公
平苟可以納忠於國雖斧鉞不所

不避為中書郎中日

元帝時一大奸以元惡受顯戮後二
子彘緣入侍幸沐天眷特各授行
省平章陸倕叩首言曰先臣在九原
弗獲沾一命之榮當不瞑目臣敢昧
死請

上命左右傳旨中書獨公不奉詔
越數日上召丞相面諭之丞相退
謂公曰

聖意寃遇之深復當奈何公曰
朝廷果欲奉行贈典必須雪其非罪
若然是則先帝不合誅之以有先帝為何如主
哉則上之於先帝及不若大奸
之有後矣不孝孰大焉丞相備公言
以聞

有證驗而死于獄宗室之妻見

上泣曰臣妾夫某死罪枉死

知送部而不謂其已死 聖怒命御

史臺鞠問丞相惧謀之公即扶疾至

者取贖補署花押衆皆愕然丞相曰

恐掾吏所行有錯欲照畧耳非謂此

也

公曰自丞相以下皆當聽問某何獨

求免耶既而緘贖令該掾抱詣臺

官首問曰張郎中曾書卷否曰然臺
官訊曰張郎中所行未嘗差錯况此
一事中書傳旨施行執法者復何
罪因覆奏曰臣等取者案根勘宗
室其之死不枉其言甚明上領之其事遂寢如公者誠天子之
爭臣也矣不置其已乃

宋張文潛明道雜誌云經傳中无孀姪
二字審乃世母字二合呼姪字乃舅

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中合兩
字音為一也如真言中合兩

蘇小小見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又
屬寫以玩之一何動人也如此哉貞
春渚紀聞云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昼
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
江上佳花開花落不帶流年度燕子
嚙將春色去紗窗或陣黃梅雨才仲
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

後日相見於錢唐江上及才仲以東
坡薦應制奉中書遂為錢唐幕官其
廨舍後堂蘇小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為
錢唐尉美其墓詩云
為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
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絲雲无覓
處夜涼明月生春浦
不踰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画水輿艤
泊河塘柁工邊見才仲携一麗人登

其舟即前声嗒而火起舟尾蒼忙走報
家已慟哭矣

能改齋漫录云刘次庄樂府解題曰錢
唐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集
天夢得詩多稱咏遂謂与之同时耳
次庄虽知蘇小小非唐人而无所據

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
唐名倡也盖南齊時人西陵在錢唐

江之西故古詞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
余槓下
余嘗記虞美人長短句云槐陰別院宜
清昼人坐春風秀美人鬪子阿誰畱
都是宣和在筆內家收鶯三燕二分
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
斜揮一枝蘆草鳳釵頭亦蘊藉可喜
乃元遺山先生所作也
某人以善經紀積貨至鉅萬計而既鄙

且畜不欲書其姓名其尊行錢素菴
者抱素送士也及游名公卿間善詩
曲有集行于世某嘗以貴富驕之故
作今樂府一闋談警焉

史會哨遍

試把賢愚窮究看錢奴自古呼銅臭
狗已若貪求待不教泉貨周流忍包
羞油鑪揮手血海舒拳肯落他人後
曉夜尋思機殼緣情鉤鉅巧取旁搜

蠅頭場上善驅馳馬足塵中廝追逐
積儻下死厭就捨死亡生出身而弄
醜子孫富貴要孩兒與香燭自古無國裏
安貧知足神明佑好聚斂多招悔尤
王戎遺下旧牙籌夜運明計算死休
不思日月撇烏兔只与兒孫作馬牛
添消瘦不調烟名恣逞戈矛問善言
未且畜十煞

漸磨双臉春已凋腮兩鬢秋終朝不
樂眉長皺恨不得櫃頭錢五分息招
人借架上祀一周年不放贖狠毒性
如狼狗把平人骨肉做自己膏油共
有心待拜五侯教人喚甚半州惡飢
寒儻得家私厚待舅做錢山兒倩軍
士唱号提鈴守怕他做錢老兒請法
官行罨布氣角半炊兒八編把牙關

扣只願得无支有管少出多收
虧心事仗意為不义財終力培那裏
問親兄親姊妹親姑舅只待要春風
金谷嬌王凱一任教夜雨新豐困馬
周无親旧只知敬明眸皓齒不想共
肥馬輕裘

七煞

資生利轉多貪婪意不休為錙銖捨

命尋爭聞田連阡陌心猶寢架掉詩
書眼不瞅也彘米知菊子是介蹇呵
元亮灼子淳丘

六煞

恨不得揚子江變做酒棗穰金積到
斗為或文暉背錢受了些旁人呪一
斗粟与辜眷分子面顏二斤麻把相
結下冠雉真紕繆一味的驕而且吞
甚的是樂以忘憂

五煞

這財曾燃了董卓脰曾梟了元載頭
聚而不散為殃咎怕不是堆金積玉
連城富轉眼早野草閑巷滿地愁干
生受生財有道受用无由東蘇金蘇
四煞

有一日大小運併在命官死囚限纏
在知酉甚的散得疾子為你聚來得
驟恰待調和新曲款金帳逼迫得佳

人墜玉樓難收故一壁相投河奔井
一壁相爛額焦頭

三煞

窓榻每都魁的飛椅卓每都出
的走金銀錢米都消為塵垢山魁木
客相呼喚寡宿孤辰廝趕逐喧白昼
花月妖將家人孤媚虛耗鬼把倉庫
潛偷

二煞

愷天公降下灾犯官刑繫在囚他用
錢時難參透待買他土木駢釘了輕
輕釘吊脊筋鈎兒淺鈎使用奈難
寬宥魂飛蕩魄散恁這這這這這
出落他平生聚斂的情都寫做臨刑
犯罪由將他死骨頭告示向通衢裏
覘任他日矣風吹慢的朽
梟府中押逐贖菊字韻者蓋中州之音

輕与尤字韻相近故也此曲雖曰為
某而作然亦可以為世勸
蜀主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号花
叢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似花叢之
翻輕也或以為姓費氏者則又誤之
也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
所画唐崔麗人鬮其上題云並燕
鶯為字聰徽氏姓崔非烟宜采画秀

土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
西廂旧紅樹曾与月徘徊余丁卯春三
月嚙命陝右道出於蒲東普救之僧
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題
照在焉因命画師陳居人繪摹真像
意非登徒子之用色艷異光輝動人
生問其年紀却曰十七歲矣生自是
倦之私礼焉之侍婢紅娘間道其
意既而詩章往復遂酬所願中間齋

合爰故然不巳終諧伉儷說者以為
生即張子野

宋王性之著傳奇辨正按徽之作姨母
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徽之
為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
睦州刺史鄭漁白樂天作徽之母鄭
氏誌亦言鄭漁女而唐崔氏譜永寧
尉鵬娶鄭漁女則鶯之乃崔鵬之女
於徽之為中表也傳奇言生年二十

二樂天作徵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
年五十三即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
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數
端決為徵之無疑特托他姓以避就
耳事具侯鯖錄中

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陸路赴都三千
九百二十四里若水程則四千四百
四十里東至大海四百九里順風海
洋七日七夜可到日本國西至都易

湖接連江西者南康路界一千三百
四十五里南至汀州路接連廣東潮
州界二千四百二十里北里揚子江接
連淮南者揚州界七百二十里東到
大海四百九里西到江西省南康路
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廣東潮州路二
千五百一十里北到淮南揚州路七
百六十五里東南到漳州路海岸二
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江西省建昌

路一千五百九十里東北到杉江海
岸五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池州路接
連河南省安慶路一千三百四十二
里此江浙行者則又與前者所到至不
建道之行者則又與前者所到至不
同矣陳直校此界內有古大澤東海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為
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
血血為心役不自止虧乎髮也然本

草云蕪菁子壓油塗頭皂變餘髮則
亦可作蒜易說卦巽為寡髮陸德明
曰寡本作宣黑白為宣髮據此則當
用宣字為是

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十卷自軒轅

退耕錄卷之十八

天台陶宗儀九成

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十卷自軒轅

時至會昌元年能畫者三百七十餘

人其叙畫之源流曰夫畫者成教化

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

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効灵

毫鬣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庖

犧氏奔於滎河中典籍圖畫萌矣軒

韓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是
時也書畫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創而
猶畧无有傳其意故有書无以見其
形故有画軒變圓遊始之六辭同也
按字彙之部有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
端象鳥頭者則画之流也顏光祿云
画載之意有三一曰画理卦象是也
二曰画識字彙是也三曰画形繪画
是也

又周官教国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
画之意也是故知書画異名而同体
也洎乎有虞作繪之画明矣既就彰
施仍深比象於是礼樂大闡教化由
興故曰按讓而天下治
廣雅云画類也爾雅云画形也說文云
画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画也釋名云
画挂也以来色挂物象也故鍾鼎刻
則識魑魅而知神像旂章明則昭軌

度而備國制清庙肅而尊彝陳廣輪
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尽在於雲臺
有烈有勲皆登於麟閣見善足以戒
惡見惡足以思賢故陸士衡云宣物
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画盖此之謂
也

其論画六法曰昔謝赫云画有六法一
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
物象形四曰隨類傳采五曰經營位

置六曰傳摹移寫自古画人罕自兼
之彥遠試論之曰古之画或曰遺其
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
画此唯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画縱得
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画則
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画迹簡而意
雅正頽往之流是也
中古之画細密精緻而生可展却之流
也

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
而無旨衆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
乎形似三三須全其骨氣形似皆本
乎立意而歸乎用筆入畫則簡色意
顧愷之曰畫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馬其
樓閣一定器耳差易為也斯言得之
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頃神
韻而後全故
韓子曰狗馬唯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

見鬼神乃譎怪之狀斯言得之至於
經營位置則畫之提要然今之畫人
粗善寫類得其形似則死其氣韻具
其采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斯言
是也

其論畫体工用楊寫曰夫畫物特忌形
完采章歷々真足甚謹其細而外露
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既知
其了亦何必有此非不了也若不識

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於自然而後
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
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上品
之上神者為上中品之中妙者為上
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而細者
為中品之中其筆法雖曰同而實
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其
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巨周知非夫
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其可及乎此

也

知畫宋郭若虛著畫見聞志六卷自
唐會昌元年至神宗熙寧七年巨畫
者二百七十四人其論製作楷模曰
大率畫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
種之要不可不察畫人物必分貴
賤氣兒朝代衣冠釋門有善功方便
之類道像具修真度世之範帝王崇
上至天日之表外夷得慕華欽順之

情儒賢見忠信礼义之具武士多勇
悍英烈之貌隱逸識肥遁高士之節
貴戚尚紛華偽士之容天帝明威福
嚴重之儀鬼神作槐觀尺者又馳進
于鬼又之狀士女宜秀色矮鳥果又
婿如坐又之態田家有醜眩朴野之
真画衣文林石用筆全類於書衣紋
有重大而調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
勾綽縱制理无妄下以狀高側深

褶飄率之勢林木有樛枝槎榦屈節
其皴皮細裂多端分數万狀作怒虬驚
虬之勢聳凌霄翳日之姿山石多作
礮頭亦為稜面

落筆便見堅重之性皴淡即生密凸之
形破墨之功尤難画畜獸全要停分
向背筋力精神肉質肥圓毛骨隱起
画龙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
之宜

画水傷：看動使觀者有浩然之思画
屋木折筭无虧筆畫勻壯深遠透空
画花竹有由时景候陰仄向背荀條
老嫩苞萼先後自然艷麗間野逮諸
園蔬野中咸有出土体性
画禽鳥識形体各件之異悟翔擊飛集
之態
其論氣韵非師曰謝赫六法精論万古
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尋

如其氣韵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
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
然而然
其論用筆得失曰凡画氣韵本乎游心
神采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内
画尽意在像應神全夫内自足然後
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此
其上也
画有三病皆繫用筆一曰版二曰刻三

畫曰結版者腕弱筆痴全虧取与物狀
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用筆中疑心
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
欲行未行當散不散似物凝滯不能
流暢也其論古今優劣曰筆周意凶
佛道人物士女牛馬近不及古山水林
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
顧愷之隄探微張僧由吳道元及閻
立德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

生之作為万世法号曰画圣張璪周
昉韓幹戴嵩氣韻骨法皆出意表後
之孝者終莫巨到故曰近不及古如
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黃筌
居案之蹤前不藉師資後无復繼踵
堅借使二李三王之輩復起邊鸞陳
摩之倫再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
哉

其二曰古不及近鄧椿著画繼一卷自

其熙寧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巨畫者一百一十九人其論遠曰畫之為用大矣盈天地間者万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曲盡者止一法耳

一者何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豈止巨傳其形不巨傳其神也

故画法以氣韻生動為第一而若虛陸獨歸於軒冕岩穴有以哉

又曰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凡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譏唐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逸為先而神妙能次之景真虽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未若復休首推之為當也

又有畫繼補遺一卷不知誰所撰則自
乾道以後至理度間巨畫者八十餘
人尔後陳德輝者續畫記一卷再自
高宗建炎初至幼主德祐乙亥巨畫
者一百五十一人然与画繼補遺則
一相出入者耳二書僅可考閱姓名无
足觀也

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云古画多直幅至
有画身長八尺者双幅亦然橫披始

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

用絹河北絹經緯一等故无背面江南
絹則經寬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画或
用搗熟絹為之然止是生搗令絲匾
石碍筆工非如今者練加漿也古絹
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与雪絲偽作
者則否

用墨古画色墨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
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偽作者多作黃

色而鮮明不塵暗妙可辨也看及自
然知之
米芾畫史云若得之不脫不須皆禱若
不佳換標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
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艷蜂
蝶只在約畧穠淡之間一經背多或
失之也
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
後來皆以熟湯三半熟槌如銀版故

作人物精未入筆今人收唐夫必以
絹見紋粗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
由闢令畫皆生絹南唐畫皆粗絹徐
熙絹或如有布絹素百破必好畫裂
文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橫二幅直
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
一縷歲久卷自兩豆蘇開斷不相合
不作毛指亦蘇不可偽作其偽者快
刀直過當縷兩頭依日生作毛起指

又堅紐也

濕染者色棲縷間乾熏者烟臭上深下
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真絹色淡至
百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
像多經香烟熏損本色染絹作濕香
色棲塵文間最易辨仍蓋色上作一
重古絲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偽
作

國朝東楚湯垕字君載号采真子著画

鑒一卷論歷代名画悉有依據其彙
論曰古人作画皆有深意運思落筆
莫不各有所主况名下无虛士相傳
既久必有過人处今人看画出自己
見不經師授不閱記帛但合其意者
為佳不合其意者為不佳及問其如
何是佳則茫然失對
僕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濶之意見畫
画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礼

問遍借記。錄彷彿成誦。詳味其言。歷
觀古迹。參考古說。始有少悟。若不番
心。不過為听声随影。終不精鑒而已。
別也。

又灯下不可看画。醉余酒边不可看画。
俗子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最
為害物。至於庸人孺子。見画必看。妄
加雌黄。品藻本不識物。乱訂真偽。令
人短氣。古人画藁。謂之粉本。前輩多

宝畜之。盖其中不經意处。有天然
之妙。

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人作
画。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
范寬雪山。王詵烟江疊障。不可枚舉
也。

看画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体肌之
外者。今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
傳染。次及事实。殊非賞鑒之法也。

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
寺家多資力貪好名勝偶得收置不
過听声此謂好事若鑒賞則天資高
明多閱古畫或於古畫或浮畫意每
得一畫終日宝玩如對古人不乞奪
也
觀六朝畫先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
氣韻大槩十中可信者一二御府
有題印者尤不可信

古畫東程西掇得補成章此弊自高
宗朝莊宗古始也

余友人吳與夏文彥字士良号蘭渚生
其家世藏名跡鮮有比者朝夕玩索
心領神會加以游於畫藝悟入厥趣
是故鑒賞岳藻方不失一因取名畫
記畫畫見聞志畫繼續畫記為本參
以宣

宣和畫譜南渡七朝畫史齊梁魏陳唐

宋以來諸家畫錄及傳記雜說百家
之書搜潛剔秘網羅无遺自軒轅時
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邑畫者一千
二百八十余人又女真三十人
本朝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餘年間二
百余人共一千五百余人其考覈誠
至矣其用心良勤矣
所論畫之三品蓋擴前人所未發論曰
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巧者

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
有余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
規矩者謂之巨品

古人畫墨色俱入絹縷精神迴出偽者
虽極力彷彿而粉墨皆浮於縷素之
上神氣亦索然盖古人筆法圓熟用
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虽
極工緻一覽而意尽之

唐及五代絹素麗厚宋絹輕細望而可

別也御題畫真偽相乘往三有當時
名筆臨摹之作故祕府所藏臨摹本
皆題為真迹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
自白識也吁可謂真知畫者哉
廉訪使楊文憲公真字煥然乾州奉天
古人嘗作汴故宮記云己亥春三月按
部至于汴長史宴于廢宮之長生
展恐後世无以考為纂其大槩云其

皇城

南外門曰南薰南城之北新城門曰
宜橋曰天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
丹鳳北曰州橋二北曰文武樓遵
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庙西曰郊
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双闕前
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
院之東曰左掖門二之南曰待漏院
鼓院之西曰右掖門二之南曰都堂
承天之北曰

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
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
正展曰大慶展東廡曰嘉福樓西廡
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展德儀
之東曰左升龍門西東右升龍門正
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展
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
門皆南向東西二樓鐘鼓之所在鼓
在東鐘在西

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展東則內
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
曰叢社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
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
仁安之次曰純和展正寢也純和西
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
樓西曰瓊香亭西曰涼位有樓
北少西曰玉清展純和之次曰寧福
展寧福之後曰苑門由苑門而北曰

仁智展有二大石左曰敷錫神運万
歲峯

右曰玉京独秀太平岩展曰山莊

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

北曰湧翠峯山之洞曰大滌湧翠東

連

長生展東曰湧金展湧金之東曰蓬

萊展長生西曰浮玉展浮玉之西曰

瀛州展長生之南曰閱武展閱武南

曰內藏庫由嚴社門東曰尚食局尚

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苑御

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

徽東曰点檢司点檢北曰祕書監祕

書北曰彙士院彙士之北曰諫院諫

院之北曰武器署点檢之南曰儀鸞

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

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

南曰繫禧門繫禧南曰安泰門安太

西与左升龙門直東則
壽圣宮兩宮太后位本明後展試進士
之所宮北曰徽音展徽音之北曰燕
壽展燕壽展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
東曰中衛尉司儀鳶之東曰小東華
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祚肅門
祚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圣
之東曰太后苑之展曰慶春
与燕壽

并与小東華与正東華對東華門内
正北

尚廡局尚廡西北曰臨武展左掖門正
北尚食局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
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
符宝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
西曰
三朝正展曰德昌東曰文昭展西曰光
吳展並南向德昌之後

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
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
亭之細並不錄

觀其制度簡素比土階茅茨則過矣視
漢之所謂千門万户珠壁華麗之室
則先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
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
公又有錄汴梁宮人語五言絕句一十
九首虽一时之所寄與亦不先有傷感

之意今併附錄于此重天身
詩曰

一入深宮裏
經今十九年
長因批帖
子呼到御床前

右一

歲逢元夜
金蛾鬧簇中
見人心自
怯
終是女兒身

右二

殿前輪直罷
偷去賭金釵
怕見黃昏

月殷勤上玉階

右三

翠翹珠屈背小展夜截鈎驀地羊車

至低頭笑不休

右四

內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

旨先與問孤寒

右五

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

吏花攤月賜錢

右六

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卮壽棚兼壽

表番待北還時

右七

邊奏行臺急東華夜啓封內人催步

輦不候景陽鐘

右八

盞燭雙引珠簾一一開輦前齊下

拜歡飲辟寒盃

右九

聖寵香閣內只道下朝遲扶仗嬌死
力紅綃貼玉肌

右十

今日天顏喜東朝內宴開外邊農事
動詔遣教坊回玉

右十一

駕前双白雀日三候朝回自送香輿

去經今更不來

右十二

陡覓文書靜相將立夕陽傷心寧祠
位无復夜熏香

右十三

二后睢陽去潛身立到明却回誰敢
問校似有心情

右十四

為道圍城久牧 閉犒軍入春 絕

飢甚不堪聞

又十五

監國推梁邸初頭靜不知但疑牆外
笑人有看宮時長此何用時回時

又十六

別展宮刀响倉黃接鄭王尚怒宮正
怒含淚強添香

又十七

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來時
針

線記得在窓間

右十八

北去迂沙漠誠心畏後行不如當日
死頭白若為生

右十九

陳隨應南度行宮記曰杭州治旧錢王
宮也紹興以為行宮皇城九里入和
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展外庫至
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如魚

貫祥曦展孕展接脩廊為後展對以
御酒庫御藥院慈元展外庫內侍省
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厨天章寺
閣廊回路轉衆班排列又轉內藏庫
對軍器庫

又轉便門垂拱展五間十二架脩六丈
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脩廣各丈五
孕展四兩廊各二十間展門三間內
在墀析檻展後擁舍七間為

延和展右便門通後展左一展隨
耕時易名明

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
對奉使曰崇德武奉及軍班授官曰
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內南宮門外本
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夫
容環朱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為
財帛生料
二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窰子入內宮

門廊右為贊道春坊直舍左講堂七
楹扁新益外為講官直舍正展向明
左聖堂右祠堂後
凝華展瞻景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齊安
位內人直舍百二十楹左彞齋太子
賜号也接綉香堂便門通繹巳堂重
殿復屋昔
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展前射圍竟
百步環脩廊右博雅樓十二門左轉

數十步雕闌花甃万卉中出秋千對
陔春亭清霄亭前夫容後木犀玉質
亭梅遠之由繹巳堂過錦照廊百八
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花千
樹曰梅闕亭曰冰花亭
枕小西湖曰水月鏡界曰澄碧牡丹曰
伊洛傳芳為巢曰冠芳山茶曰鶴丹
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佑聖
祠曰

慶和泗州曰慈濟鍾呂曰得真橋曰
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
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
國松木為翠寒堂不施丹雘白如象
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

一山崔嵬作觀堂為上焚香祝天之所
吳知古掌焚脩每三茅觀鐘鳴觀堂
之鐘應之則駕吳山背夫容閣風帆
沙鳥履舄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十西

湖亭曰清連恠石夾列猷瑰逞秀三山
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翬飛翼少拱
凌虛樓對瑞慶展損齋緝熙崇政展
之東為

欽先孝思復古紫宸寺展木圍即福寧
展射展曰選德坤寧展貴妃昭儀婕
妤等位宮人直舍蠶聚焉

又東過閣子庫睿思展儀鸞脩內八作
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右二記書法

詳贍宋之宮闕槩可見矣
徐文獻公任浙西廉訪使日遇有訴訟
者必歷問其郡邑官吏咸否分為三
等載諸籍第一等純咸者第二等咸
否相半者第三等極否者又用覆察
相同候分司按巡時遂以異之曰第
一等衰奉之第二等勿則第三等懲
戒之使改可也慎勿置其職役分司
遵奉一道肅清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為
前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之餘心主
血，為心役不巳止廢手髮也然本
中云無善子壓油塗頭已變餘髮則
亦可作弄易說卦巽為寡髮陸德明
曰寡本作宣黑白為宣髮據此則當
用宣字為是
檄書露布何所起手漢任琳草檄曹操
見之頓愈頭風遂謂檄起於琳說文

檄二尺書
徐鍇通釋曰檄徵兵之書也漢高祖以羽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挿以羽牛雅木无枝為檄注檄權直上也文心雕尾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之新文文選有司馬相如喻蜀檄文則檄非自琳始也明矣
隋礼仪志後魏每戰刻書帛於漆竿上名露布

世說桓宣武征鮮卑染素案作露布倚馬手不輟筆俄成七紙如隋志世詵所云則露布起於後魏而晉因之然漢官仪凡制書皆弼封惟赦牘今司徒印露布州郡又漢書賈洪為馬超作伐曹操露布則漢時已然
及讀初學記引春秋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文均云甘露見其固布散者人武上文未者則甘露沉重豈露布

之義當取此與
西浙之人以草為履而无跟者曰鞞鞞
婦女非纏足者通曳之矣鞞子雜錄
引實錄云鞞鞞為三代皆以皮為之
朝祭之服之始皇二年遂以蒲為之
者曰鞞鞞二世加鳳首仍用蒲晉元
嘉元年用黃草宮內妃御皆著始有
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絳
世名解脫履至隋隋間是越大行而模

樣差多唐大歷中進五朵草履子建
中元年進百合小履子標其則鞞鞞之
製其來甚遠然北夢瑣言鞞鞞是
山中子船為水鞞鞞之句抑且詠諸
詩矣

東坡雜錄卷之十六

西浙之人以車為履而足跟名曰車履
 婦女非纏足者通或謂之尖靴子雖亦
 引其為云數種為三式皆以皮為之
 其底之厚之始且其平遂以蒲為之
 其底中葉以草葉為之包以白布為
 其底其底物以草葉為之包以白布為
 其底其底物以草葉為之包以白布為
 其底其底物以草葉為之包以白布為

